

跳进沙坑的人

沈轶伦

商场的一侧是广场，散列着旋转木马、玩具钓鱼池和假山坡。一列闪光会发亮的彩色小火车绕着这几个游乐设施嘟嘟地来回打转，火车行进的轨迹，恰好勾勒出这片孩子乐园的大小。乐园的中心，是一个沙坑。

沙坑不过两三平方米大，对小孩子来说，如同一片加勒比海滩宽广。孩子远远看见沙坑，欢叫着撒开家长的手，一路飞奔过来，在沙坑边缘双脚并列跳进去。孩子还没落地，家长的叮嘱先跳了进来，一叠声的“当心当心当心当心，不要跳不要跳叫你不要跳。”小雨一样，落满沙坑。

年纪小一些的孩子，会略有迟疑，做错了事情挨了训的样子，呆呆站片刻不敢乱说乱动。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早已学会置若罔闻，蹲下身体，开始刨坑挖沙。

有几个孩子蹲在沙坑里，沙坑边上就站着几个甚至是几倍于孩子数量的家长。像一群摩天大楼俯视路上通行的车辆那样，

叫他阿叔，其实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当年，他母子居无定所，才搬到我家隔壁牧场，成了邻居。那年他16岁，骨骼粗壮，粗脚大手。小时候出痧子，脸上留下几颗细白麻点。听老人说，他父亲是手工裁缝，手艺好，人称“吴师傅”。无奈，他少年失怙，又无住房，才孤儿寡母来到牧场。后来，大队里将两间公房卖给他，他又在边上接了一间草房。于是成家结婚，生了三个儿子。刚跨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家遭祝融，房屋燃烧殆尽。那年头正逢新建楼房，他与我父亲商量后，一起翻建，于是我们成了合墙连檐的邻居。

农谚说：心里烦愁，到田里兜兜。当年穷，愁吃穿。看看田头庄稼的长势，那是最好的慰藉。如今不愁这些了，可晚饭后在田野里溜达的习惯依然保留着。那可不是解忧，而是在欣赏田野风光。我们往往在这时遇合。谈山海经，唠庄稼的收成。而其中的两次，我印象深刻，可以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那是麦子登场的日子。晚霞晴好，燕子还在为小燕子捕捉虫蚁。脱完粒的小麦摊了一场地。看样子阿叔喝了点小酒，我们站在门前的河边，望着收割尽了的田野，话就多起来。看见场上的麦子，他蹲下，捡起一颗麦粒放



密密地、肩并肩地站着，低头俯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

谁若没有做过孩童，谁便不会懂得沙坑让孩子有多快乐。

在这个钢筋水泥泾渭分明的成人世界里，小孩永远是被规训的那个。他或许处处受到家长生活上的优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有觉得压抑的时候。而沙子却可以被任意捏散捧拾，这小小的颗粒，是无数小小的素材，它们只遵循牛顿定律，从不会发出指令或者建议或者叮嘱。这就给了小朋友能掌控一些什么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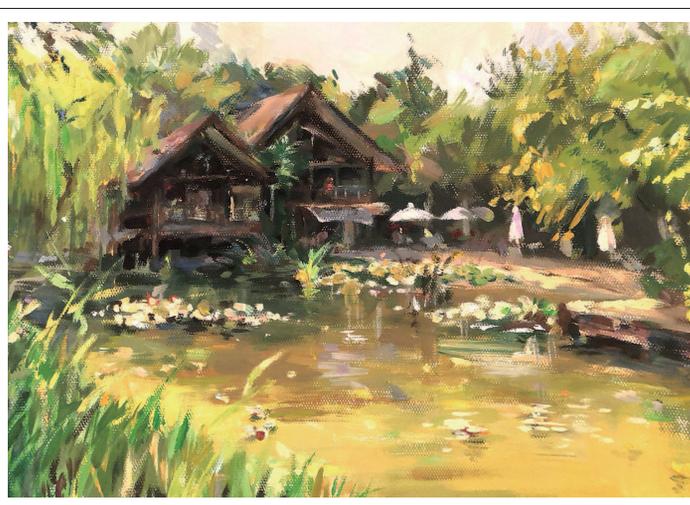
那是一些什么呢？是手捧一大把沙子，飞扬起来时的放肆——“不可以不可以，飞起来风要把沙子吹到眼睛”。是用沙子把自己小脚埋住，看见一部分身体竟然会消失不见的不可思议——“沙子都到鞋子里去了，脏不脏啊”。

是用沙子堆起一座小山，然后踩平拍拍快感——“蛮好的刚刚堆起来的，现在又弄坏了，这个小孩，就是不懂事，破坏狂”。

是和小朋友一起在沙堆里拣出贝壳碎片，还“考古挖掘”出了野猫的

在嘴里品咂。在站起来的当儿他嘘出一口气说：“是邓小平分田到户，我家才不缺粮食。”突如其来，他少年一震。这句话看似平常，而我知道，对他来说实在是发自肺腑的。他家五口人，三个正长身体的男孩，口粮根本不够吃。平日里抠着，一年还有一个多月的缺口。在青黄不接的麦收前，往往向亲戚、邻里借。可要知道，阿叔一直是生产队长、大队长。他为人正直，挑担人称“十吨卡”，但也一点办法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家里的鸡鸭、鸡蛋换粮票小补。三个孩子饿他，骨骼大，可就是营养不良而瘦高，乃至掉发。

酒使他微醺，将那句话重复了好几遍。我眼泪



静安公园写生（水彩）

李思瑾

粪便——“恶心！细菌！”是脱掉鞋子，让小脚丫在沙坑上踩出印痕的乐趣：“着凉了啊！赤脚不可以的啊！感冒的啊！”每个举动带来无尽的关注。每一个发现，带来无限的关怀。

上了年纪的祖父母辈，佝偻着身体，带着小孩的滑板车、外套、玩具、帽子、防虫喷液和水杯，颤颤巍巍站在一边，眼睛不离开沙坑一秒。年纪轻一些的父辈，不停给孩子拍照，要求他们站起来或者对镜头微笑，然后发朋友圈。大部分孩子素不相识，有时两个孩子玩啊玩啊自己玩到一起，家长唯恐两个孩子在一起会打闹，还没等小孩肢体

碰撞，就叮嘱着互相拉开。只有沙坑知道，这些孩子的小脑瓜里，它自己是什么模样。

也许是恢弘无比的建筑，也许是繁忙的工地，也许是冰雪女王麾下的王国。一把一次性塑料勺子就是这个世界里的圣杯，一个废弃的矿泉水瓶盖，就是一整个壮观的矿用挖掘机车队。也许比这些更妙，但是我已经不是孩子了，魔法世界已经不肯再向我展示奥妙。

可是忽然，工程中断，王国消失，车队被冲散。一个奶奶模样的人跳进沙坑，举着一罐拉开了瓶盖的酸奶给她的小孩子吃。小朋友挖一下，被奶

摸摸自己的鼻子、耳朵，蠕动闭合的眼睛。他安详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正渐渐走远。他的妻子与三个儿子轮流守护着他，送他远行。如今，他的孙辈不是大学毕业，就是大学、高中在读。我每每看到阿叔的儿孙们回老家，围着他的妻子一大家子其乐融融时，就想起那两件事。我想告诉他：你知道吗，阿叔？如今我们都已奔小康了。

曾国藩一生渴望的是“文章不朽”，对此种跻身造化、比肩天地的“人文主义”精神终极服膺，而不只是苦心孤诣为其学问，也不只是埋首事功。他说：“自古圣贤豪杰，负瑰玮之姿而有康济之才者，皆思据其所藏，设施于世，亭毒万类，归于太和，非苟为富贵已也。其不幸遭乱世颠沛，崎岖艰厄，一无所施，则以其忠孝至性，光明兀铤浩荡之气，蓄而为道德，发而为文章著述，如山如渊，如云绕波委，其态无穷，如日月星辰，灿然亘万古而不蔽。”如此，在他生命最丰沛最充实最高远的理想之境，乃天下之文章渊藪。

文章渊藪 那秋生

张掖丹霞地貌群，由“七彩丹霞”和“冰沟丹霞”组成，平均海拔1850米，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

差一点掉下来，只是“嗯嗯”着一个劲地点头，既是掩饰又是绝对的认同。

多少年后，也是傍晚，也站在河岸边。阿叔早已做爷爷了。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大的已读初中。那天他没喝酒。他说戒了。给他烟，也给戒了。

我知道他是节约，拉扯大了儿子，他还在考虑第三代。我们沉默着站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家三个小孩没出息，赚不到大钱，说完感慨地叹了口气。我马上接着说：阿叔你不对。有没有出息，不能以赚钱多少来看。我认为你家三个孩子很好。就好在他们诚实，认真工作，还常常评先进，孝顺有礼貌。你看看，现在的孩子长大后不肯干活，还

赌博、吸毒、偷窃，也不是

入了去祁连县的S302省道。青海虽说是高原，但路况非常好，宽阔、平整、车少，行驶在这样的道路上，让人心旷神怡，二百多公里的行程，不知不觉便到了卓尔山。

回到G227国道，翻越景阳岭后，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

进入了眼帘，提示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大门源县到了。恰逢油菜花竞相开放的季节，花海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分外绚丽，远处的高山、草原、林海和近处独有的民居、蜂箱、游人等交相辉映，变幻出一道道独具特色、使人迷醉的风光。

门源县是北方小油菜发源地，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小油菜种植区，门源油菜花是一道美丽的人造景观，也是青海、甘肃环线旅游的必经打卡点。车辆喘着粗气，发动机的转速超过了4000转/分，离开百里油菜花海，车辆开始上坡，翻越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与西宁市大通县的界山——大坂山。几十公里的登山坡道上，长龙般的车队，引擎的轰鸣声响彻山谷，车辆缓慢地沿G227国道向垭口挪动。

出了山顶的大板垭豁隧道，就进入西宁市的郊区大通县。一场倾盆大雨不期而遇，隧道两侧气象迥异，那边还艳阳高照，这边却大雨倾泻，眼前的大雨使我们颇为担忧，这几十公里的下坡之路，车多、

路窄、坡陡、弯急、雨大、视线差，下山的车速又相对较快，虽然盘山公路如游龙般升腾在云雾间，四周山峰隐隐约约如飘浮在云海上的的一座座小岛，行驶中的车辆仿如一叶小舟置身在蓬莱仙境中，但我们根本就无暇欣赏这绝佳美景，注意力被险峻的道路所吸引。

突然，在过一弯道时，开车的陈大哥踩了急刹车，全车人好像被人狠狠推了一把，车辆紧接着前卡在距50厘米处刹住了，多亏我们的陈大哥驾驶技术一流，避免了两车追尾可能发生的意外。下了大坂山，雨也渐渐停了，上了城市大道，紧揪的心一下子放松了。好险呀，但这险也是G227国道的特点。

七夕会

国庆长假后的首日，步入上海中心，一幅清雅的瓶花图画映入眼帘，凑近细看方知是第二届东方插花生活美学展，为期五天。

人在草木间，无花无茶不人生。在密集的工作日程中，我调整了可能调整出的时间段，在展期的最后两天中高频率地在同一楼宇上下往返于事务所和展会间，穿梭在远古与现今中，花落之前再看花。

展会除了中国和日本主流花道流派的固定花作的展示外，参展的各个流派还演示了各自流派精到的花艺，讲解各自花道的精神内核，并焚香奏琴。香事、茶道、古琴这些上古的传统文人的生活美学艺术，在搭建的宋式茶亭中演绎得委婉有形，空间美学也交融有致。身临此地此景的此时此刻，恰似穿越时空抵达远古，浸淫于晋风宋韵的弥漫中。古人的赏花雅兴可谓逸趣盎然，观花吟诗为诗赏，对花举杯为酒赏，伴花焚香为香赏，临花操琴为乐赏，我们的先祖神仙般地悠然于四时花草带来的佳话恬适。

在日本花道协会400多花道流派中具有代表性三大流派的池坊、小原流、草月流在本次花展中展出了各自具有流派特征符号的大型花作，三大流派分别拥有500多年、近200年、100年的创派历史。日本花道的组织体系为家元制，由师徒相传，一代一代，世世代代薪火相传。而本次展出的中国具有代表性花道流派的曹洞派、无花道、日月派、易花道、江南文人调等则有十年前后的创派历史。有些流派是在研习日本某一花道流派基础上进行融合改良后创派的。然而追本溯源，折花入器的东方插花艺术则始于中国，恰如日本茶道始源中国一样。二十世纪前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国际化进程，日本花道茶道也移步国际社会，将人与自然、物我相知进而物我两忘的东方美学哲理传递西方国度。

“我不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他的学问和知识”、“好不好是一回事，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刻意去喜欢，折损的是自己的尊严”、“合羹之美在于合异……在流派林立的日本花道世界，偶会耳闻该类的心声辩说，更何况在个性上更为主张自我的中国人呢。不难预见，在接下来的十年二十载，中国将会呈现出更多的花道流派。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跨出早稻田校门供职日本律师事务所，入住的律所寮舍位于东京绿化覆盖率最高的世田谷野泽，周末漫步街巷小径，惊叹家家户户门傍庭前的盆盆罐罐花草，安放得有形有致别有风情，钦羨女主人的打理有方，萌生“我也要那样”的念想，自此亲近植物侍弄花草。日本女子在为人妻前的待字闺中时期，一般都会去料理教室、花道教室学习生活技能、文化艺术的基础课程，家境优渥、素养丰厚的还会去茶道教室研习宗教哲学美学。深信一个家庭女主人的修为左右着一个家庭的品质尤其是孩子的品性，母亲的远见里藏着孩子的未来。

数年后，搬寓所寮迁至表参道的青山，小原流总部就坐落在表参道骨董路的小原流会馆里，承担着花道的教学任务并行行使管理职能。就在那幢步行可至的小原流会馆里，在周末、在节假日、在能够准时下班的平日夜晚里，我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获取、一个段位一个段位地晋级，最终获得了教授资质的牌匾。小原流本部汇集了一流技艺精湛的花道教师，NHK新闻主播画面背景的花作常常是某某老师的作品。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感恩在花道上一路得到了一线老师的耳提面命，习得技艺，理解最高的技艺即无技艺的魔术，不着痕迹中透露“素”之花的极致之凛，在一花一枝一叶中感悟“侘寂”对生命的意义。

纵有三千烦恼，不如拈花一笑。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